

仇鰲詩造



余與先劉氏結婚六十周年俗稱重偕
花燭因合巹并題句以志紀念

親迎于歸六十年重偕花燭並華與未妨老
去憎多病自是人間一勝緣

傳之紅燭憶年時生小慈痴不自持一搗紅
銷系滿室任人牽引步遲遲

古柏雙棲老鳳皇齊眉因憶舊時妝何當
錦帳重攜手歡娛盈處返洞房

悠々身世幾風波眼見河清壯放歌窈窕河
洲今再詠比肩人美晚登科

半肺老人仇鰲



仇鰲詩選

H123/24

湖南省汨罗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6.10.



仇鰲先生遺像



仇鳌先生与夫人刘庄先女士合影

再答茶桐園主

牛膝老人



引商刻羽款知稀。我貴何嫌老布衣。
索句毒同孤鶴瘦。檢書甘伴一牛肥。
田園歸去時耽酒。風雨縱橫盡掩扉。
晚弄黃花吟未了。未遑分韻對紅薇。

余与莊先劉氏結婚六十周年俗稱重偕
花燭因合影并題句以志紀念

親迎于歸六十年重偕花燭並華顛未妨老
去憎多病自是人間一勝緣
傳之紅燭憶年時生小慙痴不自持一揭紅
綃系滿堂任人牽引步遲遲
古柏雙棲老鳳皇齊眉因憶舊時妝何啻
錦幄重攜手歡珮盈之返洞房
悠悠身世幾風波眼見河清壯放歌窈窕河
洲今再詠比肩人羨晚登科

半肺老人仇 鰲



半
肺
老
人
吟
草

邵力子題

垂名宜竹帛，壽世
有文章。

辛亥革命老人

仇鰲紀念文集出版



一九八五年元月周谷城題

编 排 顺 序

仇鳌及夫人遗像	(1)
仇鳌手迹	(2)
题 辞(一)	(3)
题 辞(二)	(4)
仇鳌传略	(5)
诗 评(一)	(6)
诗 评(二)	(7)
《吟草》自序	(8)
仇鳌诗选	(9)
原《吟草》编后赘言	(10)
编后记	(11)

仇亦山先生传略

亦山先生原名炳生，改名鳌。七十二岁时，患肺癌，经黄家驹先生割去右肺，曾署“半肺老人”。一八七九年旧历六月二十一日，出生于湖南汨罗县（原湘阴县）归义上乡农家。父海春，佃农，有善行。先生在兄弟五人中居第四。因家贫，自幼习农事。十六岁，由充当店员的二兄昆山助入乡塾读书。一九〇二年，应长沙府学试为生员（秀才）。一九〇四年赴日本习师范，后毕业于明治大学。这时参加了新华会，拟乘清后拉那氏六十寿辰回国起义，事泄，不果行。次年，新华会并为同盟会，又为同盟会会员。一九〇六年回国，再度准备起义，因俞某告密，亡命日本，继续求学，兼佐理《民报》事。一九一一年（辛亥）推翻清政府，先生衔命回湖南，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，被推为国民党湖南支部长，

任省民政司长。袁世凯阴谋称帝，先生与黄兴、宋教仁同致力革命最久，交最密。宋教仁被刺，危及先生，乃第二次亡命日本。袁死，方回国。段祺瑞毁弃约法，孙中山先生就任大元帅，于广州举行护法，先生潜入湘南零陵一带，联络湘桂军以为声援。在监督长岳关税务和掌握地方涉外事件的同时，创设“船山学社”，举民族大义为湘人倡。时毛泽东在这里办自修大学，并领导湖南革命活动，先生以振兴社会文化名义为筹集资金。一九四九年底，先生应毛泽东主席之约到北京，毛在家宴中说：“我们在长沙搞革命时，亦山先生费了大气力，为我们争到了好几千元补助费，这笔钱当时很顶用，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。对于我们做了好事的，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”在座的有林伯渠、邓子恢、章士钊、符定一、刘斐和陈曼若。毛泽东主席对他们说：“我不讲你们都不知道吧。”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，先生游学英、美、法、意等国，经莫斯科取道西北利亚回国时，险为北洋政府狙击者所陷。

次年，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；先生主持《湖南民国日报》，谢觉哉、龚饮冰等主笔政，对革命形势和农民运动推动很力。一九二七年五月“马日”反革命事变之夜，首恶诸人派队兵包围先生住宅，声称搜捕共产党仇某，幸避入比邻李宅，乘间走青年会，引登外人轮船东下，方未遭毒手。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，先生任战地政务委员，后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副部长。抗日战起，在湖南组织战区难民救济工作凡四年，惨淡经营，心力交瘁，颇以大量同胞免于冻馁、并渐能习工艺以自存活为慰。这时，连任历届国民参政员。一九四五年，参政会听了林伯渠、张治中关于国共和谈报告后，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，先生是召集人之一。胡秋原拟审查报告，对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多所指责，先生嘱秘书龚光朗另拟报告提会讨论。胡持异议，先生即席发言，斥胡不顾事实，不利于民主团结、促进和谈的精神。周炳霖等参政员群起响应，胡拟报告终弃置不用。抗日胜利后，主持湖南文献委员会。时蒋介石蓄意扩大内

战，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，聘先生为该会委员，致送聘书、公费，遭先生严词拒绝，原封退回。先生见蒋政权日益不得人心，将国家社会一切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事业。从一九四八年起，与程潜等协力部署和平解放湖南，程综全局和军事，先生负责联络政治、文教、工商和社会各界人士，经常集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。一年多，为迎接解放，解除思想障碍，安定社会秩序，不疲倦地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。一九四九年七月，白崇禧所部陆续由湖北撤入湖南，沿湘桂路布。程潜等在白来长沙以前，为免胁持，间道走邵阳，留陈明仁权理省政，先生坐镇长沙。时人心惶乱，朝夕使人窥先生动静，而一见先生神态如平时，便欣然相告以无虑。先生还启导工商界，防奸人骚扰，分段合力，营构竹木堡垒以自卫。几天之内，长沙市面为之改观，人心因而大定。二十六日，白崇禧再访先生住所，说：“共军大部南来，长沙不能守，老人何可居危城？”并以迁地广州相促。先生慨然答

道：“蒋氏统治中国二十多年，现在已成鱼烂之局，你要凭五十万之众阻挡共军，不仅无济，徒苦人民。我老了，早置此身于度外，只要有益于人民，其它都不考虑。”白无可奈何而出。同日，仍致送旅资，坚促赴广州。先生返其资，示无去志。三十日，程潜等已回水陆洲，先生即与最后商定起义诸事。四日，程潜、仇鳌、唐生智、陈明仁等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起义。白崇禧派飞机轰炸长沙，还在先生住所投弹并低飞扫射，幸都未命中。

湖南解放后，成立省军政委员会，程潜任主任，先生与唐生智任副主任。十一月，应毛泽东主席电约入京。旋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。大区结束后，连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等届委员，并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。文化大革命中，被“四人帮”窃据的“文革小组”派人轮番迫取意欲诬陷某些老革命家的资料，先生坚不为屈。迫之不已，则沉默以对。曾一再函告所亲曰：“我精神日益不支，自揣即死。”又曰：

“浮云蔽日，如何不死？此为绝笔矣！”考其时，正被此辈围困之日。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在北京寓所逝世，终年九十二岁。骨灰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先生居心善良，为人和平中正，一生以国脉民命为重。幼年贫苦而能读书深造，固然出于刻苦自立，而诸兄的提挈却无一日忘。曾营新居，不自处而处兄。尤关心诸侄的成长。助侄蒙自费留学法国十年，获电器和土木两工程师以归，不幸早卒。其余各侄自小学至大学毕业，所费都由先生独力任之。乡里子弟和故旧得先生扶植以至成立的，遇有危难得先生挽救而免于困厄的还很多。对于旧时代人物，心有臧否，虽不立崖岸，而不苟从违。戴季陶留东时，先生视之如弟，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，挽先生任铨叙部副部长。先生见戴言行日乖，曾多所针砭，以致情好疏远，终于拂袖绝交。湖南旧日党争最激，各欲拥先生以自重，先生概不为力。蒋介石在南昌、汉口时，辄邀先生，也是一、二月或半年而走。这些虽

不涉及根本问题，也说明旧社会那一套早已为先生所鄙弃了。京居十余年，毛泽东主席每逢佳时令节，常派人致候并赠食物，每相见必亲为扶掖。先生兴意高昂，与诸老友月必有会，会必有诗，与章士钊唱和尤勤，叠韵至再至三不相下。平日书史自娱，喜吟诗作字。诗法少陵，字师平原，虽仅资消遣，风格却卓然可贵。遗有《半肺老人吟草》，不分卷，陈叔通赞其“好句如珠”，信为确评。

先生常举“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”语为青年反复论证，而先生自己当可以有为之年，逢不可以有为之世，徒抱持有所不为之操以老。全国解放，举国上下正大有可为，而先生已登大耋，进大齐。常曰：“成功不必自我。”方欢欣鼓舞，歌咏光明，又不幸为狂暴侵袭，不能从容尽天年以死，这是先生深引以为憾的。我们在这里可以深刻地体会到：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数十年艰难险阻开辟的无限远大、美好而统一的局面，得来固不易，躬逢也不易。应如何激励奋发，以求无负于己，

无负于时代，以促进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勉互勉，这又不仅是先生所深切期望的了。

夫人刘庄先，同里农家女，助夫、教子、持家多可法。与先生结婚七十多年，敬爱至老不衰，后先生二年卒。长子东吾，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，先先生四年卒。媳彭平轩，孙君抗、君印，孙女二，各毕业专科，能自食其力。次子九思，毕业金陵大学，早卒，无出。女士诒，婿钟少祥，也早卒。

仇亦山先生生平事迹整编小组
陈曼若执笔 黄曾甫、陈昆煌补述